

喜街之水

陆春祥

甲辰

酷暑

的一个下午，我去溯

岗古村，为的是感受“喜街”。

村中心有一古牌楼，“凤翔高

岗”，刘基题的四个字，在骄阳下特

别醒目。牌楼下人头攒动，两旁摊

铺林立，水莲冻、炸臭豆腐、酒酿馒头，哪一个都诱人。

我显然有备而来，短裤、沙滩

鞋，一副准备下水的样子。过牌

楼，一脚就踏进水浸的街道。老街

路面皆为青石板路，而冰凉的泉

水，漫过脚背，全身爽快。哗哗而

来的水，深二三十厘米，衬着暗色

的青石板，一波一波地涌过来。烈

日的强光，青暗的水色，构成了鲜

明的热冷对比。在酷热下遇到如

此凉爽之水而产生的各种尖叫，大

约就是翙岗这个夏日的狂欢了。

水街上都是人，大大小小，老

老少少，穿得花花绿绿。最兴奋的

自然是孩子们了，他们在水中横冲

直撞，各式水枪，互相射击，路过人

群纷纷“中弹”。没人责备孩子们

的野蛮，大家只是笑，尽情地享受

这难得的清凉。

这就是浙江桐庐翙岗的“喜

街”。其实它是“洗街”的谐音，寓

意祛灾纳福，平安喜乐，是一项具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民俗活动。炎

热的夏季，每天午后至傍晚，清凉

之水在老街上涌流，瞬间洗去酷

暑。

水从哪里来？又如何“洗街”

呢？

翙岗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南部

三面环山。这一带的地貌，被著名

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桐庐洪积

扇”。通俗地说，就是地表为丘陵

地或卵石滩，而地下三四米处，则

有坚硬的黄泥层，这土的硬度，有

时甚至赛过石板，能储存大量的地

下水。而桐庐翙岗、深澳古村的古

澳（暗渠）系统，就是在该地理条

件下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灌溉

工程，人称“江南坎儿井”。

据《桐庐县志》记载，古澳系统

可追溯至宋代，由部分关中地区

家族移民南迁引入，通过开凿地下暗

渠，以自流方式将水从山上引入村

庄，形成溪、澳、沟、塘、井等的系

统组合，既独立又关联。翙岗村的先

人们，在上游大源溪与小源溪的交

汇处，修建了一条约八百米长的水

澳。然后再在村首的澳间，用一块

石板将水三七分开，三分引入村

内，用于生活用水，七分引至村外，

用于灌溉农田。而石板则可以移

动调节，所以，无论雨下得如何大，

翙岗村从来没有内涝过。

能饮用，能洗涤，能灌溉。老辈人说，这古澳的水，经过一夜的自流自净，至清晨，完全可以饮用，村民皆约定俗成，上午九点前为担水时间，九点后可以洗涤及他用。据不完全统计，桐庐县江南古澳浇灌的农田覆盖面积达三万亩。这古代生活、生产、生态三者相融合的智慧综合系统，至今让人感叹。

翙岗村的古澳水系，自宋代以来一直存在，且规模较大，据说共有十三个大小澳口，澳口就是人们用水的集中点。刘基隐居翙岗，设馆授学，还曾带领村民翻改水澳，使古澳水系更加科学实用。

古澳终日终夜清流汩汩，它的上方却是老街，民房林立。每当夜深人静时，屋中人皆枕流安眠，然而，那流却是无声的，它们从源头来，日夜不停，任人们随时索取。而至下游沟渠，溪水们依然要抚慰各种庄稼。

人澳两安，澳水就这么流了近千年。

盛夏的夜晚，古澳口的长条石板上，坐满了劳作一天的人们，他们尽情享受清凉。这水穿地而来，

它的温度，始终在四摄氏度左右。几百年前的一个夏日，忽然有聪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澳口，将闸板推到底，水流就堵住了，几分钟后，水就漫上了街面，那鹅卵石地面，一经泉水冲刷，立刻就凉了下来。不仅是街上，整个村庄的暑气，几个小时后，就会四散，而老街也变得干净整洁。一洗成凉秋，六月不知暑。数百年来，“洗街”就成了翙岗人的避暑利器，泉水能让夏日躁动的内心安静下来，使这里成了著名的古村落。

翙岗喜街，真是一个澎湃而鲜活的生动水世界。

俯身古澳口，双手掬一捧泉水，再用力挥洒向天空。水中的双脚，分明感受到了六百多年前刘基“凤翔高岗”惠风带来的凉意。

看着奔涌而来的泉水，看着欢快嬉戏的人们，内心颇多感慨。面对如此地下清泉，我们实在应该感恩，感恩设计及开凿它们的先辈。这古澳，不仅能洗街，洗去暑热，洗去尘垢，还能修养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行为也纯洁清白。

（原稿发表于《人民日报》

2024年8月21日第20版）

兰石斋杂记（二十二）

题记三篇

蓝银坤

一、《齐故梁君铭》旧拓记

此北齐河清四年刻石，出磁县，刻石藏沈阳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藏有全拓，含盖。乙未冬至，此拓剪裱本，余偶得之于微肆，字迹清晰几与北图藏拓齐，且胜于网肆诸册焉！查原藏者印记“文斌、宪章”者，乃前清拔贡密云贾文斌也，梁实秋先生《我在小学》一文有云：“于是家里请了一位教师，贾文斌先生，字宪章，密云县人，口音有一点怯，是一名拔贡。”“文斌、宪章”者，大学者梁实秋之塾师也，拔贡者，向以字胜，观书签，信然！

二、《重订篆字汇》记

字汇一函四册，海盐毕明篆订，扫叶山房于民国元年宣纸石印。甲册扉页有原藏者印二，曰“兰荪”、曰“兆新”，考“兰荪”者，乃吴门古琴宗师吴兰荪吴建是也，生于清末卒于上世纪60年代，其琴学源于岭南派，因长期定居苏州，琴风渐归于熟派（虞山派），其清、微、淡、远、中正广和之琴风开吴门之风。兰荪有子三：兆新、兆琦、兆基，兆新擅拉小提琴，兆琦、兆基得衣钵俱成古琴名家，且兆基为苏州大学数学教授亦太极拳内家功夫高手。兰荪有女湘岑，喜作画，常随父出入今虞雅集，其子汪铎亦承家学擅操琴，亦名家耳。

是都字汇乃海上书友赠余，置案头数载，解余断篆之惑多矣！今发兴以印鉴寻源，竟也如愿，并知琴事，想当日之时，兰荪琴罢，抚是册以课子小学，不亦乐乎？吴门一脉，文艺传家，香篆不绝，字书传承有序，此册见证焉！余得之以递护亦幸甚哉。据案展册，纸白逾目书香袭来，遂援笔以记缘起，留延后



来者识之焉。

三、拓鲤鱼跳龙门石雕记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三泰记》

丙申新岁，有生自桐庐分水镇僻巷觅得“鲤鱼跳龙门”石雕件一呈余，观是石为茶源石质，视其老旧恐为清季之作。《埤雅·释鱼》云：“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江南之民大抵喜其寓意或绘画剪纸、或石雕、或木雕泥塑置之于居所，以讨吉祥意。今新岁之始，余朱拓是石以颂诸友“飞黄腾达”，余则以“奋发向上”励己耳！

水碧山青话桐庐

作者 黄伯君



野葡萄情思

邱升阳

现在的葡萄越来越甜，吃得有些腻了。我最喜欢桐庐山里的野葡萄，尽管它吃起来有点酸，有一丝涩。

山里的春天，入眼什么都是绿的，就连山涧的泉水也是绿盈盈的。山崖上总会有些藤蔓植物羞涩地露出它的嫩芽，悄悄地绽放，不喧哗，不做作，不动声色。野葡萄就在其中。很多藤蔓植物都是匍匐前进的，密密地铺满一地。野葡萄不是横向推进，而是纵向就地向上攀登，它身边树的树干上都爬满它的足迹。

很惦念桐庐山里的野葡萄，我一直羡慕它们很热闹很幸福的样子，但上古的先民却这样唱道：

绵葛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王风·葛藟》）

歌中的“葛藟”是一种长势茂盛的藤本植物，其中的“藟”在我们乡下就是“野葡萄”。《王风·葛藟》应该是一首即兴民歌。远古的夏日，一个离乡背井的流民，遥望河岸上那些依附在棘丛或者石头上的葛藟，不禁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于是脱口而歌，这是动乱年代流离失所、穷困无依的流民的哀歌。它们穿透两千多年的凄风苦雨，坚硬地敲打你柔软的内心，让人不得不为之同情洒泪。

其实，漫山遍野，爬满石头上的野葡萄与那些棘丛和藤蔓一样苍郁，远远看去，根本不能分出哪是棘丛哪是藤蔓。但那一抹抹柔嫩的碧绿，却一样不可阻挡地流到心里去。在山间行走，在某阵不经意间迎面吹来的风里，你的鼻子便能捕获到一缕缕清新的甜香，有阳光和山野的味道，那是野葡萄熟了。

夏末秋初，风轻云淡，从山间走过。走着走着，其中的某位突然停住脚步，说：闻闻，闻闻，野葡萄熟了！于是大家迎风撮起鼻翼，然后高兴地欢呼：真的熟了呢，好香甜啊！之后，大家四散开来，如一只只山猴，无尽欢喜地，往自己认定的目标奔去。

熟透的野葡萄一串串红得发紫，随便摘下一粒往唇间送去，轻轻一吸，肉汁就“叽溜”地跑进了嘴里，除了一丝浅浅的酸涩，满口香甜，嘴巴被染得紫紫的。记得有一年夏天，二姐在对面山坞里发现了一大蓬野葡萄，虽然颗粒小，但紫得让人垂涎欲滴。二姐摘了满满一篮回来。这个野葡萄甜中带着微酸，我们三兄弟敞开了吃，大快朵颐。那个野葡萄的味道现在都还能回味出来。

一方水土一方人，如今的生活里，水晶、马奶、提子应有尽有，口感和营养价值都十分地好，但却没有野葡萄那种穿透时空的诱惑，吃不出令人怀想的野趣。现在的孩子，早已对水晶、马奶、提子等情有独钟了，不知道，野葡萄这个词，他们是否曾经听到过？

桐庐山里的野葡萄于我，是艰难岁月的馈赠。至今萦绕心中的，全是阳光雨露般的温润。那些长着野葡萄的山野，如今早成了松鼠和鸟儿的乐园，每每想起，心里便有无限的欢悦。

时光印记

孟红娟

十年前，小梦考取了县外一所优质民办初中学校，这所学校每个年级有800多名学生，全是当地择优录取的优等生，但只有前30%的同学有希望考进当地一所优质的公办高中，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进入初中学校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小梦的成绩排在后30%。这对小学时老师眼中的“红人”、同学眼中“明星”的她，不啻是沉重的打击。

初中阶段，正是孩子一生中身心发育快速、情绪多变的青春“叛逆期”。在外地学校，小梦被当成了“异乡人”，遭遇了同学交往尤其是小女生之间的矛盾漩涡。

以上种种，让年仅13岁、初次离家过独立生活的小梦感到措手不及。以分数论英雄的学业压力和恼人的同学矛盾，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逃避和叛逆心理。

作为母亲的我，长期从事中学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身为教研工作者，我接触的是“学为中心”的新课程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阅读了一些教育教学专著。在我的日常教研工作中，一直向老师们传递“关注和尊重孩子的需要；尊重孩子，更多地欣赏和鼓励孩子，将人生的美好前景展示在孩子面前；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等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交往观。

作为母亲，我还是一名虔诚的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醉心于阅读和写作。我看过傅雷写给傅聪的《傅雷家书》以及富兰克林、洛克菲勒、爱因斯坦等人著的《美国家书》。看完这些书，我深受书里主人公亲子沟通的启发。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时受时空限制，常常不能面对面交流，但作为交流载体的书信，可以穿越时空，达到教育和交流、增进感情的目的。

2013年秋的一天，小梦在班主任的要求下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是老师布置给每一位学生的作业，内容是针对进入中学阶段的第一次期中考试进行学习反思。这封书信放在课桌上，每位去开家长会的家长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

读完小梦的信，知道她的成绩排名，我也顿感惊讶，不禁在心里暗暗担忧，在这个强者汇聚的班里，小梦能跟上吗？于是给她回信，鼓励她不气馁，不服输，我们不做马拉松跑的领跑者，但只要能跟上强者的步伐，她就是赢家。

同时，受傅雷等人家书的影响，我和小梦商量，希望我们也将这样的书信交流进行下去。我们约定把这件事贯穿到她的整个中学阶段，至于她在量上要写多少不强求。就这样，小梦对我的信有了断断续续的回应。

写信过程中，小梦时而接受我的观点和建议，时而又反驳我，我们关系时而为母女、时而师生、时而朋友，又时而为“仇敌”。

写信的初衷仅限于沟通、交流和记录，尽可能帮助小梦走出青春期的迷茫和对高强度学习的厌倦，并没打算结集成书出版。小梦上大学后，我选择了部分书信，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平台发表，结果引起广泛关注。

在文友的鼓励下，我思忖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说不定社会上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小梦”也会遇见类似的学习压力和成长烦恼，也有像我一样的家长遇见我一样的“遇见”，说不定我们的书信能成为他人的“一面镜子”，在我自照的同时，也可以照见别人。于是我告诉小梦，打算将我们的书信以时间为线贯穿成书，公开出版。

当小梦回看多年前我写给她的这些信时，百感交集，她写道：“我深深地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总能在恰当的时候静静地降落在我每一次的情绪波动点上，你的爱在我心中发光指路，经久不息。谢谢我最亲爱的妈妈，永远爱您的女儿。”

人生是条曲曲折折的河流。在生命的长河中，因为这些书信，我和小梦成了照见彼此生命中的那道“光”。

（原稿发表于《新民晚报》

2024年8月14日第13版）

大美春江咏组诗

戴小明

桐庐郡春江咏

西路从来唐韵盛，富春自古宋风依。钓台松月同心醉，严滩清流众望归。烟雨君山朝药祖，江涛白塔耀清辉。一图仙境为何绝，碧水青山诗画飞。注：“一图”指《富春山居图》

二